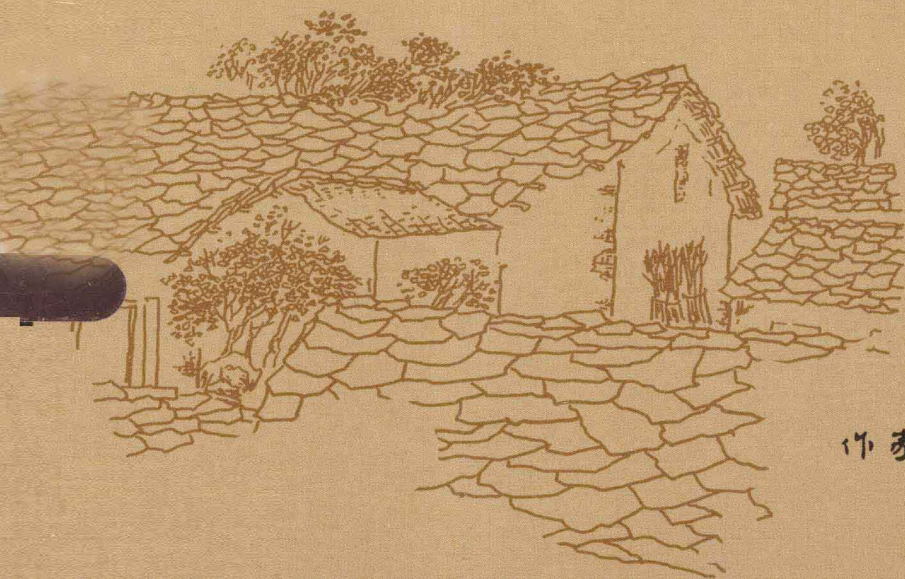


《躁春》是作者潜心五年精心打造的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矛盾和斗争的力作。著名学者、散文家、作家周国平为本书作序。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抗抗，国务院参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会长郭瑞与作者相约国务院参事室，就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躁春

田江水 著



作家出版社

躁森

田江水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躁春 / 田江水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63-7262-6

I. ①躁… II. ①田…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6836 号

躁 春

作 者: 田江水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藁城市京瑞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62-6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的一个缩影

同 周 平

三年前一个秋日，江水叩开了我的门，他那时还在当镇长，一落座就滔滔不绝说他当镇长的所见所思所为，我听得入迷。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而镇长正是一个矛盾聚焦的岗位，当镇长何其难也。可是，眼前的这个中年汉子，却似乎游刃有余，既能深入其中，东奔西突，短兵相接，又能出乎其外，做一个观众和认知者，看舞台上的活剧。我相信，这两种身份的并存互补，正得益于他的写作爱好。

江水喜欢写作，平时就有写日志的习惯，他曾经发给我看若干篇，写工作中遭遇的事件、难题和思考，文字也讲究，是很认真写的。这些日志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素材库。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了，由八个短中篇组成，多半贯穿着一位镇长的视角，将之联结成了一个整体。作者当了八年镇长，小说的题材正是这个时段里农村最尖锐的矛盾焦点，包括征地和拆迁，城中村改造，村委会直选，以及由此引起的上访和截访。这些都是他天天面对的现实，而 he 是有文学才华的，善于捕捉和构思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把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很能抓住人心。难怪已经有制片人和他商谈，要把小说搬上银幕。

在中国农村，当镇长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夹在官和民的中间，真正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在农村基层目前的县、镇（乡）、村三级治理结构中，村委会由村民直选，村长可以不听镇长的，但镇长由

县里任命，必须听县里的。因此，当县里的指示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镇长就难免两头不讨好，两头受气。一方面，上一级政府决策的推行及其后果，其责任直接压在了第一线的镇长身上。毋庸讳言，近些年来，相当一部分决策侵犯了农民的正当利益，镇一级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从那根源发生的无数具体纠纷，镇长必须去阻挡、补救、解决，怎能不疲于奔命呢。另一方面，镇长直接面对村委会和村民，必须应对农民的两面性，农民的利益诉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要给出一个答复。在农民眼中，镇长是上级政府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一旦诉求受挫，镇长就成了第一罪人。于是，一个忠于职守而又有良心的镇长，内心往往不断经受着官场压力与乡亲感情的纠结。在基本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形下，诸多矛盾的解决方式也许就只能是折中、妥协、抹稀泥了。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对上述情形的生动描述。然而，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镇长，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熟知农民落后的一面，但更能切身地体谅现行体制下农民的无力、无助和无奈，因而立志通过文学创作来为农民代言。书中多篇小说是围绕拆迁和城中村改造所导致的各种冲突展开的，而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明确地警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民的不平等地位，而且这种不平等事实上在扩大，政府往往只在经济补偿的多少上做文章，不尊重农民的心理感受和精神诉求，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可怕的恶果将是精神的颓废和心灵的荒芜。他沉痛地指出，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什么时候他们的目光里没有了可怜的乞求，面庞上不再是冷漠和麻木，“三农”问题才是真正得到了解决。

这部小说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的一个缩影。这是从一个镇长的视角所看到的现实，而这恰恰是一个最能反映农村复杂现实的视角，其价值不容置疑。江水是一个有心人，他当了这么久镇长，真是文学的幸运。我可断言，在全国的镇干部中，没有几人

能给这个阶段的中国农村留下一份如此真实的记录。我期待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农民将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这个阶段会成为历史。惟其如此，这一份真实的记录就更加宝贵了。

2013年12月29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写在《躁春》出版之际

(自序)

自2008年秋冬以来，我连续创作了十余篇反映基层乡镇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今将其中的八篇以书名《躁春》合集出版。我原本在基层乡镇工作，文学只是我的爱好，文学创作无从谈起。特别对于小说创作，我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身处基层政府，每天和农民打交道，听取他们情真意切的诉求，我百感交集，心潮起伏。农村是一个既广阔又复杂的天地，在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令人回味、令人感怀、令人深思的故事。农民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我从他们焦急的面庞里，读出了他们的期待和忧虑，读出了他们的所思所盼。我想，任何一个和农民有真挚情感的基层干部，都不会对他们的表情熟视无睹。当初，我不曾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动促使我拿起笔来，记录当下农民的喜怒哀乐，记录起伏跌宕的人生实践，记录即将成为历史的今天。

后来我知道了，这冲动源于我的农民情结，源于农民对我的爱。或者干脆说，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血，骨子里有农民，而农民的眼里更有我。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的大学文凭全是我自学一步步取得的。我的老家在农村，祖辈父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80年秋，就在我的很多同学如愿考上大学成为天之骄子的时候，我却因一念之差回乡当了农民。在务农的四年里，我运过垃圾，在砖厂

拉过坯子，还当过村组农业技术员。后来，乡里招聘宣传文化干事，我被考试后录取了。再后来，我遇到一次转干的机会，因成绩优秀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从1987年始，我先后在县文化局、县（市）委组织部、县（市）委办公室工作，2004年初到乡镇政府当镇长，而且一当就是八年。

我有农民情结不仅因为我出身农民，更重要的是，我对农民有观念上的认知和心灵上的呼应。而且，我到基层乡镇工作后，这种呼应更为强烈。我敢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民是最可敬、最可爱、最可怜的人。虽然，他们为共和国的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财富，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但是，相比之下，他们依然贫困。虽然，他们有时也有怨言，甚至不讲方式，但那也是有深情的怨言。他们相信党和政府，对党和政府一往情深，希望通过自己真切的表达，得到政府的理解和帮助。至少，农民的这种表达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即便算是出格的不很理性的表达。这种表达只有倾诉，只有心愿，而绝没有仇恨，没有对立。如果，我们和农民的感情深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对农民近乎渴求的倾诉就会怦然心动，而不会置若罔闻，更不会把他们描绘成粗俗无知、缠访闹访的“刁民”。我的这种观点是随着我年龄的不断增大，特别是我在基层政府当了镇长之后逐渐形成的。

在我的周围，有很多的农民朋友。有搞养殖的、种地的、经商办企业的，还有台上台下的村“两委”干部等等。每年夏收秋收，镇干部还要吃住到村，一方面联系群众，一方面督促农业生产和秸秆防火。在这期间，我有很多的机会到村里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去。因此，我有广泛了解农民的方式和渠道。在基层的工作实践中，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农民到镇政府办事的时候，都是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有时，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他们也并不是笑逐颜开。因为本来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假如我到村里主动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带着欢喜的表

情接待我。甚至有时我的答复不是令他们很满意，他们也是和颜悦色，似乎没什么怨言。你看，坐在办公室里和走到农民中间就这么大的区别。这让我很感慨。我想，农民真的很朴实，很容易满足。只要你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会用真诚回报你。做农村工作就像是在做人，你敬农民，农民也敬你，你爱农民，农民更爱你。我和一个叫张保进的老村支书是挚友，他连续五十余年担任村书记无间断，至今年过七旬，精神矍铄，仍是村里的“掌门人”。老张的一番话至今让我难以忘记。他说，不管你上边儿来的是什么人，只要你给俺老百姓交心办实事儿，你就是俺家里人。现在，基层政府开展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但我认为最难的也是最容易的就是和农民群众交心做朋友。之所以说最难，就是一些干部抹不下这个面子，躬不下这个身子，放不下这个架子；之所以说最容易，就是观念一变，风光无限。群众和你一条心，千难万险只等闲。因此我认为，做基层群众工作说难也不难，难与不难这就是分水岭。假如我们整天正襟危坐地在台上念稿子讲认识，或者端着不该端的臭架子，下车伊始，夸夸其谈，没有调查研究，就云里雾罩地讲思路，谈感想，那农民很快就会对你敬而远之，甚至连敬也不敬，连看也不看。

我们不能否认，农民有狭隘偏激的一面，但这和他们的身份以及所从事的产业是分不开的。农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再加上中国的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政治的最末梢，所从事的又是土里刨食的弱质产业，所以在心理上难免不受影响。当真正当家作主和快速致富的理想梦幻般突然降临时，我们的农民并没有从心理上作好准备。农民既有追求幸福的理想和摆脱贫困的渴望，也有浮躁、不安和冲动。他们在追求理想幸福目标的同时，也会充分地、甚至过分地释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是不足为怪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判断农民的心理诉求，实事求是地做出符合他们实际要求的决策。我认为，这是基层政府处理和农民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在基层乡镇工作的几年里，对我震动最大的一件事是始于2010年春的城中村拆迁改造。按理说，县政府为这个村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和改造方案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一些村民在拆迁时表现出的麻木、冷漠甚至抵制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一名镇干部对一位村民说：“让你拆迁亏待你了吗？你一搬迁不是马上就成了暴发户了吗？”没想到这位村民立刻反驳道：“政府让我拆迁考虑我的感受了吗？是我愿意拆还是你们政府愿意拆？！”

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注意和沉思。说句心里话，政府组织城中村拆迁改造，一方面能够改善城市的形象，解决城中村村民居住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城中村土地资源和综合开发，可以为城中村村民今后的基本生活提供长期的物质保障。按理说，这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应该有顺利的推进和结局，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极不顺利。有的村民打着“反对拆迁，还我家园”的横幅极力阻挠，有的私下串联形成家族式抵制同盟，还有的干脆将门一锁举家出走，一走了之等等。处在拆迁工作一线的镇干部埋怨说，我们为村民办好事却遭他们的白眼，我们图什么！

在经过深入思考和与城中村村民的广泛接触中，我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认知。我感到，我们在组织拆迁改造时，考虑最多的往往是村民物质利益的补偿，而恰恰忽视了他们的心理感受和对其精神诉求的尊重。事实求是地说，政府在城市的拆迁改造上往往是急不可耐甚至是急功近利的，无论其主观意图是如何的正确和为民。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容易忽视村民们内在的精神需求。随着拆迁工作的日益推进，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村民无不是含泪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有的在搬家前上坟祭祖；有的召回在外上学的孩子回家合影留念；有的每天都要到被拆除的房屋废墟上呆呆地站一会儿，再看看那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家，泪流不止……他们对家园的依赖和留恋足以抵挡任何丰厚的物质诱惑。这种舍弃家园的精神折磨是不曾被他人感同身受的。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这种令人感怀的场景就会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而往往在这种时刻，就会有我与农民的角色互换。让自己当一回农民，感受一下农民的艰辛和不易，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的父老乡亲，就会对他们的怜爱之情油然而生。经常，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任泪水模糊双眼，甚至泪流满面。我由衷地感到，面对浮躁、喧闹、势利的世界，与农民为伍，与农民为友，与农民为师，会让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人格构建，会让我们的心态更平和，灵魂更纯洁，内心更强大。

写到此，我希望所有的人不要再对我们的农民有任何的埋怨和指责。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而农民问题又是“三农”的核心问题。没有中国农民的真正幸福，实现中国梦将无从谈起。所以，我需要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就是为农民代言，为农民呐喊，为农民呼吁！因为那是我的良知，是我的责任，更是我坚定不移的创作追求。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但愿我们与农民连接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到那时，和谐大同的社会就会不远了。

作者

2013年10月26日于石家庄

目录

序：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的一个缩影……周国平 / 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写在《躁春》出版之际（自序） / 1

霜 秋 / 1

躁 春 / 37

暖 冬 / 75

茫 夏 / 111

对 决 / 143

谶 语 /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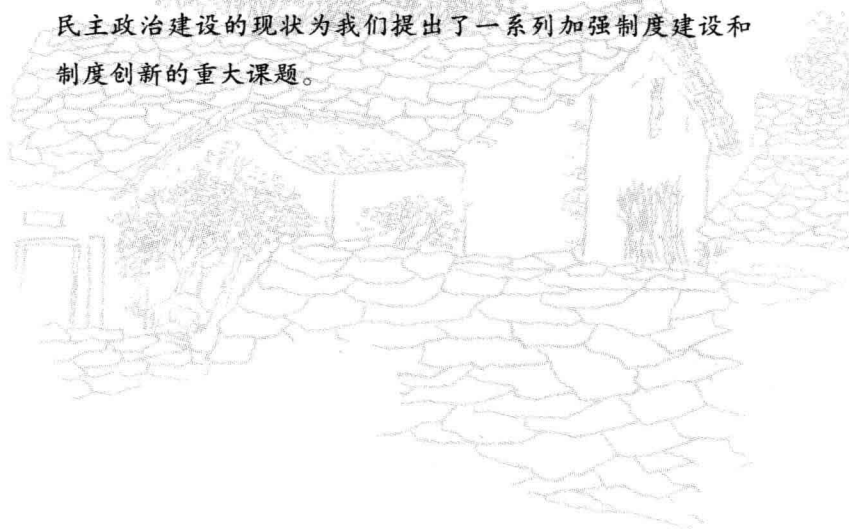
粮 补 / 209

牛角号 / 245

云深自有拨雾人（后记） / 278

霜 秋

因为修建高速路，被占地户提出了同时解决自家宅基地院墙的占地要求，否则坚决不配合高速路修建工作。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暴露出农村派性争斗的现实。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派性斗争也沉渣泛起，贿选更是普遍现象。这说明，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在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和法制建设普遍落后的农村，民主更不是按照决策者们的一厢情愿开展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重大课题。



很快，高亮就陷入了困窘之中。

就像第一个战役正在胶着状态，双方正你死我活不分胜负地恶战之时，其中战斗的一方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战前研究就突然投入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新的战斗一样，高亮的被困是情理之中和理所当然的。只有一个理由让高亮可以宽慰，那就是，不这样做，高速公路的项目就不能如期完成，他给县长的拍胸脯就会变成拍大腿。他为自己的临机决断——不，严格地说，是莽撞武断找了一个冠冕堂皇自我安慰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又使他陷入另一场持续的恶战之中。

然而，他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只能义无反顾，挺身应对。

.....

章月说，高镇长，你说得好听，但俺们不敢相信你们政府了，你拿什么保证呀？

高亮一拍胸脯说，我拿我的人格和良心做保证！

章月说，高镇长，你给县长不是拍过胸脯吗，你拍那个胸脯俺们信，你不敢糊弄县长，那是拍你的官帽儿。可是，你给俺们拍胸脯俺们不信，因为你给俺们拍的是人格良心。这年头，官帽儿值钱，人格和良心不值钱。

.....

或许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高亮至今都与农民有着天然亲切的感情。即便是那些搬迁户及妇女们百般难为镇里村里，高亮对他们竟不能产生一丝的怨恨。他了解农民朴实的性情，坚信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打不开的心结。

1

当西边天上的最后一丝霞光完全消褪时，高亮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他把自己重重地扔在长长的布衣沙发里，仰着脖子，尽情地舒展着四肢。又一天过去了，就像熬年一样，他熬过着每一天。合上眼，一天的情景犹如演电影般在脑际里闪现，一场场、一幕幕，那么真切，那么现实，又是那么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也不会相信，他是如何地承受过来，又是如何地接着承受下去。

环省城高速公路项目批下来了，高速公路从高亮这个镇的李村穿过。省里要求，文件正式下发后，县里从做好拆迁动员到耕地丈量再到占地补偿工作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打从县政府里出来，高亮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他是镇长，他责无旁贷，必须这样。县政府成立了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县长是总指挥，高速公路沿途涉及的三个乡镇的乡镇长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指挥部成员。其他两个乡镇的乡镇长给县长写了保证书，高亮也不甘落后地拍了胸脯。

和村民们的谈判是极其艰难的。高亮几乎每天都到占地现场工作，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天。与其说是谈判，倒不如说是作揖。政府与村民不在一个对等的层面，而且互不理解，各执一词。高亮对村民们说，征地按政策给补偿，又不是白占，你们不吃亏。村民们说，

补偿花完了怎么办，俺们没地了以后怎么生活。三个乡镇长每天都互通电话，询问对方的工作进展，又每天都同病相怜似地相互问候安慰。因为高速公路项目的拆迁占地国家有明文规定和补偿标准，所以，省级有关部门将补偿资金全部打入了县财政账户，县财政局也将补偿款划拨到三个乡镇。可是，三个乡镇涉及的八个村的被占地户谁也不同意占地，谁也不支补偿款。理由很简单，就是和高亮那番对话。而且，数高亮所在的城关镇李村的村民闹得最凶。

县指挥部办公室每天写一份情况通报放到县长的桌子上，县长又很快批转下去。每周，县长和几个指挥部成员见一两次面，研究占地问题，商榷着如何推进工作。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私下渠道，村民们也在悄悄地串通着信息，关注着政府的动向，密谋着相应的对策。

毕竟，与村民们相比，政府掌握着不能相提并论的资源。政府有政府的办法。除了施展了一些手段外，政府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意占地并支取补偿款的村民，可享受补偿款以外的奖励和补贴。奖励政策足以诱人。没过几天，一些村民的对立情绪开始松动，之后到镇里支取了占地补偿款。村民们爱跟风，随波逐流，又有很大的盲目性，你闹我也闹，你支我也支。很快，除城关镇的李村还有九户村民外，三个乡镇的被占地户全部支取了补偿款。

本来，李村这九户的态度一直很坚挺。他们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绝不会妥协。现在，他们感到孤立无援了。当政府展开新一轮思想攻势时，他们算是同意了。但是，他们给高亮提出一个要求，可以按照国家标准以及奖励政策享受补偿，不过，镇政府必须兑现原先的承诺，把他们宅基地的院墙问题给解决了。否则，坚决不配合高速公路占地。

九个被占地户全姓章，为首的叫章月，从头始终，都是他代表九户村民和高亮对话。高亮不知道章月哪来的底气，每次和他谈及

占地之事时，这个章月都是据理力争，毫不相让。高亮拿着文件让他看补偿标准，他却掰着指头算他的经济账，好像生来就要和高亮做对似的。私下里，有人悄悄告诉高亮，这个人有背景，和村干部有瓜葛，还是别惹他了。

面对县指挥部每天催命似的通报和县长板着面孔的冷漠表情，高亮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章月他们提出的要求。

很快，高亮就陷入了困窘之中。

就像第一个战役正在胶着状态，双方正你死我活不分胜负地恶战之时，其中战斗的一方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战前研究就突然投入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新的战斗一样，高亮的被困是情理之中和理所当然的。只有一个理由让高亮可以宽慰，那就是，不这样做，高速公路的项目就不能如期完成，他给县长的拍胸脯就会变成拍大腿。他为自己的临机决断——不，严格地说，是莽撞武断找了一个冠冕堂皇自我安慰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又使他陷入另一场持续的恶战之中。

然而，他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只能义无反顾，挺身应对。

2

曾经，高亮想过一个办法，也尝试过，但很快就失败了。他试图说服这九户，说火烧眉毛，先顾眼前，为了顾全大局，你们最好先把高速公路的耕地腾出来，咱们边修高速边解决你们宅基地的院墙问题。哪知，这些户没有答应。章月说，高镇长，你说得好听，但俺们不敢相信你们政府了，你拿什么保证呀？

高亮一拍胸脯说，我拿我的人格和良心做保证！

章月说，高镇长，你给县长不是拍过胸脯吗，你拍那个胸脯俺们信，你不敢糊弄县长，那是拍你的官帽儿。可是，你给俺们拍胸脯俺们不信，因为你给俺们拍的是人格良心。这年头，官帽儿值钱，